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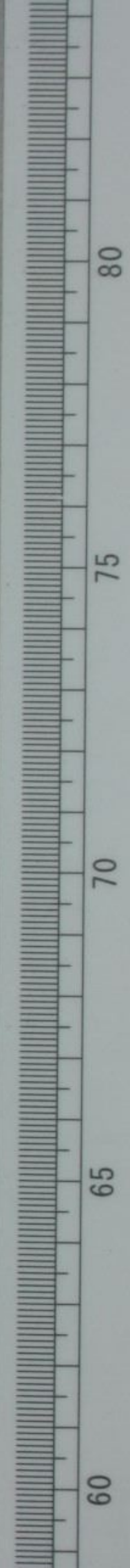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初我字集
編集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1



文庫11
A1695
11

明治十年七月新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羅	農	吳	奈	壽
左	婦	竹	比	俱
理	之	者	能	那
氣	毛	宇	萬	留
利	佐	喜	登	越
	波	典	乃	滿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三
蒲生重章著
青天白日樓藏梓

壬午七月青天白日揚
主人雅馮

翠雲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翠雲山' and '主人雅馮'.

元精耿
貫當中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近世偉人傳' and '青田文卷大臣頁字'.

大清光緒八年九月

蒲生子閣屬題

遵義黎庶昌



聚亭曰壬午春二月何公使將西歸賦此見貽余作軸藏之今又囑揚惺悟先生代善以為題詞

不薄今人愛在人

英雄兒女多傳真

十年無限滄桑

近世傳人傳

清國金卷九目是字

蒲生氏

事寫入其家端自

有神

辛巳二月

蒲生子園先生正之

何如璋子裁



近世偉人傳第六編序



余平生所服手明治諸功臣去。家
在其識焉。何者。我邦封建之弊。至
德川氏末造極矣。物極則復。初於
是廢封建。置郡縣。海內翕然。如響
之應聲。豈此以其達識。能見時勢

近世偉人傳 第六編序 蒲生子園

哉。郡縣諸法既備矣。不復必要英才偉略。而尋常守成之才。亦足以維持之。自是諸官選舉不免玉石混淆。蓋有不得已者焉。凡事有利于此。必有害于彼。防彼害。可以保此利。封建之廢。海內矣。萬士大夫

食之。望。注之。不學無術。仰生於民之膏血者。不可同日而語。蓋亦可謂有見時勢之激者矣。余嘗謂古人次三不朽。為之等。德固上矣。切與言。以回時勢而立。不必分中下。何則。張蕭韓彭之才。生之景文守

成之世。恐不能立事功。賈晁馬楊
 之文用之高帝創業之時。其功不
 止宜之。自古所貴乎後傑。唯在其
 是時。勢而擇所立而已矣。是故使
 子闈顯用于中興之初。與諸功臣
 同立事功。二可知也。然事功之澤

三

就津毅堂
 曰借明治
 政術以論
 子闈能見
 時勢而擇
 所立遂將
 立言立功
 歸一關亦
 確亦透子
 聞得此序
 亦可謂然
 遺憾矣

失世祿。狼狽窮困者。滔々皆是。窮
 斯濫。其極必至。害治安。是以其才
 苟足守成。則舉用之。蓋朝廷保治
 安之術。而亦出于見時勢之達識
 者歟。友人蒲生子闈。官于明治中
 興之際。連不得志。浩然退隱。其意

蓋謂興業立切之時既玄矣。豈可
與尋常守成之才同甘尺素哉。於
是專力鉛槧。涉中興前後朝聖俊
傑。及一技一能之偉者。網羅紀述。
名曰近世偉人傳。陸續上梓。既及
第五編。四方爭購。求之。不復知衣

有限。而立言之切。與天壤終始。是
韓昌黎所以推孟子為不在禹下。
則子闈立言之切。亦豈在明治諸
切臣之下哉。頃弟六編成。徵余序。
余特取其達識。能見時勢。而擇所
立矣。於是序之。

明治十五年桂夜月

中洲半隱士三嶋毅謨

金洞山樵金井之茶書



博堂曰起
手環璋與
題相稱

聚亭曰前
段似韓

近世偉人傳序
天地淑靈之氣磅礴鬱積而生偉人矣其生也有以
關國家之興廢世道之汙隆其死也數百世之下聞
其風者莫不奮發而興起者此偉人之所以不可無
傳也保元以來羣雄互起強吞弱大併小王室之陵
夷不振者殆四百有餘年其間攻城野戰以武顯名
者世不乏其人然能使數百世之下聞其風興起者
自小松重盛楠氏父子外寥寥數人而已北條氏是
利氏以陪臣執國命應仁以來天下四分五裂豐臣
秀吉起自人奴遂併天下耀武乎海外自非豪傑之

近世偉人傳 義集乃編序 八 蒲生氏棟

聚亭曰中
段似歐

士豈能如此哉。家康寬仁大度。乃武乃文。以開太平之基。天下不見兵革者。殆二百十有餘年。文運大闡。碩儒輩出。然當是時。國異其政。視外藩如一敵國。故儒者各盡力一國。而不能及天下。是勢之所使然。亦不足怪也。夫天下之勢亂則治。盛則衰。德川氏末造。米艦始來于浦賀。天下騷然。於是乎尊王攘夷之論。盛興。繼諸侯各納其土。數百年武門之政。遂以歸王室矣。不亦盛乎哉。蒲生子闇。夙唱尊攘之論。與志士仁人交。其憂國之心。慷慨悲壯。不讓陳亮。而幸免朋黨之獄。維新之初。擢史官。拮据就職。有年于茲。掛冠

博堂曰子
闇有古人
之風

之後。買地於俎。搗之側。灌園養花。挿架萬軸。仰屋著書。後進之徒。慕風執贄者數十人。子闇授徒之暇。回想昔時同志之士。殉國難者。錄其事跡。以及風流文雅之士。與名一技一藝者。莫不錄之名。曰近世偉人傳。子闇之書一出。而讀之者無不生自奮之心者。然則此書益乎世道人心。豈淺鮮也。余頃遊薩摩。子闇遙寓書囑序於余。余也碌々事業不顯。世然幸得付名偉人之後。也不辭而作之序。
明治十五年壬午夏 信濃 丸山鑽拜稿
今藤博堂曰。論之明快雄偉。令人一讀感奮。得此

聚亭曰子
堅之遊薩
也余作序
贈之曰其
文必高一
格今果然
余眼孔亦
高阿々

今藤博堂曰。論之明快雄偉。令人一讀感奮。得此

佳序。偉人傳更覺生色。子闇之喜可知也。
蒲生聚亭曰。子堅少於余十餘歲。而文筆工妙如
此。真吾畏友也。

若夫觴酌凌波於前。蕭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嘆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

光緒七年

子闇先生雅正。

黃遵憲

聚亭曰此語昨秋公度所贈一別滄海萬里不可復晤姑視此慰相思焉

示蒲生君子闇

蒲兄天下。一奇士。片語亦能驚倒人。文至必傳。談豈
易友。於莫逆意。初真交情。似我應稀。匹才調如君。自
絕倫。世上無如知己。樂相逢。休恠便相親。

得子闇都下信賦此却寄

人生最樂是交知。意氣相投更不疑。恩似弟兄逾覺
厚。好如金石未看虧。多年江海分離恨。千里雲山日
夜思。喜子深情能慰我。遠傳書信到天涯。

安房

鱸 元辰拜草

聚亭曰孟陽一見期我以文章必傳真可謂知己惜乎不及讀偉人傳今錄此詩以寓痛惜意焉又曰如讀蘇子兄弟詩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題言 十 瀟湘氏

題綱亭先主偉人傳十首 節錄四首

誅賊褒忠感有餘 覆轍今明戒 後車若令卓 識掌文 教學校須充 課業書

某臣諫死某臣寃得失忠邪子細論 志人必讀何須

道乙夜吾希上 至尊 自注伊知地侍講題 字曰志士必讀之書

文是雄豪人是偉 不疑千載世間傳 莫恨草茅遺逸

士罔羅行當入新編

儒天立志薄夫敦名教誰知卷裏存我愛 蒲君偉人

傳父師須以課兒孫

盤城 隴川濟拜草

數亭曰篇 篇珠至佳 愧溢義然 知已之言 不可不傳 因先錄四 首

尚 駁表序

番

壬午少著 蕭氏桂駁書



近世偉人傳 口亭須色 蕭氏桂駁書



蒲生氏
 印



尚聚之
 圖
 壬子夏寫
 為
 蒲生子園
 先生
 和亭
 印

世傳
義集初編自是
十一
潘生氏

處符袞相身受報
國樹惟前死難斯
衛古入如飲食百
年到年是功名
集十六人句



贈花房公使序

此序錄以終濱田彌兵衛傳書後言。

后得曰此
文十月十
九日一揮
而成不加
彫琢春山
兄加批圈
又曰晴天
霹靂

古仁人君子豪傑之士能立不世之大功者以其能
明乎大義而投于機宜也漢高之滅項籍為義帝報
讐也豐公之斃光秀為右府討逆也皆大義臨兵
鋒所向鬼神辟易況逆豎頑兇乎今我花房公使之
立功於朝鮮也亦非以其能明乎大義而投于機宜
耶夫朝鮮頑兇襲擊我公使館事起匆卒於是公使
及領事陸軍士官警察官等奮鬪血戰僅以身免死
難者凡十有餘人皇上聞變赫怒乃發兵艦遣公
使往問其罪揭六事以要求之曰義質汝其往為死

近世韓人傳
義集初編自是
十一
潘生氏

者報讐雪國辱自今期二十日使被捕獲兇徒殄戮渠魁重懲之曰我官胥遭害者使彼優禮瘞葬以厚其終曰彼撥支五萬圓給與我官胥遭害者遺族并負傷者以加躰恤曰因兇徒暴舉我國所受損害及護衛公使水陸兵費內五拾萬圓使彼填補曰自今我公使館置兵員若干備警使彼修繕其營曰彼特派大臣修國書以來謝義質拜稽首受命乃行見朝鮮國王悉得所要求而歸矣蓋難起于壬午七月廿三日而訂盟於八月某日何其速也其功可謂偉矣夫以豐公之威武再渡海而竟不能得其要領者何

快右得曰快

也豈以其所謂大義皜々兵鋒所向鬼神辟易者或有不如公使而不足以服彼心也歟粵十月公使復命伊達君宗城佐野君常民等嘉其能立不世之大功也會同志開祝宴於靖國神祠側遊就館余亦與焉乃歌以侑杯於公使其辭曰
朦朧蔽海曾遠征人道黷武是猿郎兩度航海何所獲但見兵士裹金創明治 天皇仁且武韓城置使訂舊章不侮寡弱隣交厚却為彼邦禦寇攘吾皇真箇漢高似雄略威德布八荒義有不戰々必勝扶桑鷄林一葦航冥頑不悟吁可憫八道蒼生迷悵

春山曰吁作真何如

近世韓八傳
義集初編代序
十一
輔生氏

右得曰讀此詩豐公征韓真如兒戲又惜又恠又笑成齋曰笑作誰何如后得曰使豐公讀之怒眼張耶

倭韓山韓海滿鬼魅。森忽逼人何陸梁。矢石交下毀公館。吶喊砲聲轟四方。事起匆卒少兵備。左支右吾苦禦防。公使指麾開血路。日本寶刀閃光鋌。韓兇瓜分疑無骨。勇氣何讓王。鍊槍虎口既脫。問其罪六事。要求副衆望。不殺一士不血刃。尊俎制勝我武揚。仁人君子豪傑士。何代無之多深藏。主明得之暗則失。我喜廟堂有子房。帷幄運籌料千里。折衝禦侮耀國光。將校忠武不惜命。雷霆鋒鏑笑敢當。不似猿郎瞻文事。彼我得失欠商量。海外連年窮武力。被沈郎欺怒眼張。吁嗟乎何若我公使奉天子詔詣彼疆。

堂々問罪凜名義。彼乃服從慙且惶。

小野湖山曰文氣雄健。詩亦壯快。但一讀之際。稍覺過贊揚。然祝賀之躰宜然耳。且以唐太宗我豐公之事推之。公使此回之功。雖過贊揚亦可也。小山春山曰正氣堂々。詞與事副。文體全似學韓昌黎平淮西碑。岡田后得曰。此序詳紀花房公使偉績。芳烈千秋。居然史筆。亦是一篇偉人傳。又曰。此等文本。不論其工拙。可傳。況工者乎。豐島洞齋曰。有裴度平淮西之功。而後有韓昌黎

世傳人傳 義集初編行月 廿日 滿生氏

平准西碑。有我花房公使整朝鮮之勲。而後得取
亭君此贈序。豐功偉烈。非得大手筆。固不足相協
也。明治十五稔十一月新嘗祭日拜觀。

岡田后得又曰。閱新聞紙。云此宴會者殆乎三百
人。可謂盛矣。而祝辭佳作可傳者。有幾何。新紙僅
載國詩二篇而已。不知復有雄篇大作如此篇者
否乎。



后得何詩
自見筆力

送何張二公使任滿西歸序以何詩為題辭故亦錄送序代自序

清國何張二公使在我邦殆五年矣。今茲壬午春。任
滿將歸。何公使特貽余詩。以為別曰。不薄今人愛古
人。英雄兒女各傳真。廿年無限蒼茫感。寫入毫端自
有神。蓋為賤著偉人佳人二傳而發也。二公使前既
各寵贈序跋。其推許亦至矣。張副使年已垂七十。又
為佳人。每傳題詩。凡六十餘首。以見贈。何其壯也。二
公使皆德邵而望重。才豐而學博。使事之餘暇。與吾
邦文士交游。雄篇大作。操筆立成。今之歸。文士皆惜
之。況於余受知深且厚者乎。乃步芳韻。陳鄙懷。曰。星

董村曰使
事一句作
公餘何如

近世傳人傳 義集初編代序 十五 蒲生氏

槎解纜官游人。臨別貽詩情自真。颯母鱷魚何作虐。
 為君呵護有明神。又為張副使賦曰。才華老健似君
 稀。休恠此生尤惜離。異日佳人傳脫稿。每篇誰復巧
 題詩。余之於二公。使其情蓋如此。因思二公使亦歸
 國後。舉首東望曰。蒲生子。閭偉人。佳人。二傳復刻。成
 否乎。盍寄一本。嗚呼。滄海茫茫。一去萬里。不知見二
 公使復在何日也。姑書以贈別。

島田篁村曰。以二傳為立案。以詩賦為線索。用意
 真摯。一往情深。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初編例言五則

一是編每十卷為一帙。以仁義禮智信記帙。第五編
 例言已揭之。則第六編為義字集初編。以下准之。

義字集或作義集。從首字法也。

一是編善諷刺。善誘掖。善警戒。善笑罵。善痛哭。善戲
 謔。其用筆不一。蓋先生創體自我。作古者矣。讀者
 勿以古史一例齟齬之。則可也。

先生好奇。間有涉戲。諱恠異者。然皆記實。以諷世
 焉耳。與王于一輩琵琶一足。諸傳荒唐不經者。迥
 別。當分別觀之。

春山曰此
 一則悉偉
 人傳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 卷之五 蒲生氏村

一先生之傳偉人乃所以冀生偉人也。冀生偉人乃所以敦濠風厚漓俗也。敦濠風厚漓俗乃所以矯世道正人心也。以五常記之。蓋非徒然也。讀者諒此意則庶幾乎得先生著書之微旨矣。

一蓋偉人云者未始盡偉人必也。力學力行而後初為偉人也。試把是編讀之。乃可知矣。深哉先生之警發世人也。靜雖不敏。既親受教門下。則將力學力行。謹奉先生之教。企望異日為偉人。是靜與同窓諸子之志也已。

明治壬午木犀節 尾張 鷯飼 靜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初編目錄

上卷

森田節齋傳 據履歷書并遺稿口碑

中村無用兄弟傳 據福岡縣殉難錄并口碑

橋本香坡傳 據履歷書并遺稿口碑

瀧川士淵傳 據令息手紀行狀 荻原榮輔傳 據和文百家奇行傳

石田梅巖傳 全上 鈴木文臺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濱田彌兵衛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中條右京傳 據小林礫川手紀履歷并口碑

北村雪山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廣瀨才二宮筠圃傳 全上

下卷

微笑先生傳 坂谷朗廬先生也據令息手紀履歷書并目擊口碑

大條監物傳 據龍川荀圃手紀履歷書 宮原君章傳 據令息手紀履歷書

加藤櫻老傳 據履歷書并目擊 高橋重健多田立德傳 據福岡縣殉錄

根岸久勝傳 據令息手紀履歷書

大山綱良傳 據履歷書并征討史畧 小倉處平傳 全上

細井廣澤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向溝八左衛門傳 全上

千代傳 全上

右通計二十五人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森田節齋傳

節齋者大和宇知郡五条驛人名益字謙藏節齋其

號本姓櫻井氏其先住吉野郡鹽野村南朝時有

四郎者從楠氏戰赤坂身被創而歸遂隱于農後十

餘世至父温徙五条驛業醫更森田氏生四子節齋

其第二子也年甫九歲喪父為母武田氏所教育既

長發憤學古文至京師質業賴山陽山陽激獎之乃

遊江戶入昌平黌業益進去漫遊四方留寓無定當

后得曰先
世勤王伏
後

又曰憤字
一篇眼目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卷之上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后得曰犬
說言以而
意是的是
佳作

春山曰凡
秀于一藝

此之時外夷猖獗海內洶々節齋慷慨忠憤作犬說以諷之曰聞之獵夫每獵群犬在途相鬪及入山則同心戮力大獲禽獸云方今諸侯為在途之群犬而不能為入山之群犬悲夫又上中川親王書乞修殉國錄大意云欲以筆鋒誅姦賊於既死言甚壯自題其後曰長槍大劍非吾事著書欲答 聖明君滿窓風雪妻兒卧寫出動天驚地文節齋耽文酒無聲色之好齒過強仕不娶交友責以背大義一日節齋過藤澤東畎々々亦責之節齋乃曰聞翁有女弟子醜而好讀書是可以為僕配乎東畎曰兄不厭其醜則

者必有不
凡之識如
節齋娶醜
女則是也
后得曰諸
葛武侯既
娶醜女我
邦學武侯
者亦衆矣

老夫敬服其高義跪拜路傍耳乃使其女小倉氏出見醜陋罕匹試之讀書如流節齋奇而遂娶之謂其友曰夫娶妻不厭醜似不近人情然奇氣如此女安知他日不生奇男兒乎是僕之所以娶之也既而生一男兒節齋驚喜將顛時適品評司馬遷史記序贊釐成一書因名之曰司馬太郎小倉氏與良人俱讀史記題詩曰一部五十餘萬言龍門文筆照乾坤曾幽蠶室君休恨有此紙孫勝肉孫蓋由洋人目著書曰紙孫名所生曰肉孫也魏叔子既有紙孫肉孫之語非昉乎洋人也今姑用之文節齋節齋於書靡所不窺尤得力於孟子史記其作

文章滾々一瀉千言立成而其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多本二書謹嚴精核不苟其質業山陽僅々數次焉耳而稱曰先師篠崎小竹嘗致書曰兄從山陽不過請一二詩文之正未及傳其道而自稱曰先師蓋山陽名人故假其威以畏後輩也節齋答之曰僕之假其威畏後輩與否世人自知之不必辯也抑先生所謂未及傳道者不得稱師僕甚惑焉夫遊夫子之門者三千人傳其道者七十子耳則七十子之於夫子得稱師而餘子不得稱師乎七十子中尤能傳其道不過顏曾冉閔數子耳顏閔曾冉之於夫子得稱師

石復曰不能答快其

又曰作文秘訣

而餘子不得稱師乎小竹不能答方其文名噪海內也諸侯屢厚禮聘之皆辭而不受家居養母母歿服喪三年復遊京師遂卜居焉晚徙紀聚徒教授古文以明治紀元戊辰七月二十六日客死於紀之荒見村喜多見氏年五十有八節齋狀貌魁偉性嗜酒醉則扼腕論時事與人議不合即面折之平生作文必要實踐嘗應津田正臣囑作楠左金吾瘞髻碑記乃先登談山謁大職冠廟遂遊芳山探獲其所謂瘞髻處於蔓草寒煙中而後作之記々中有言曰夷狄猖獗九重宵旰未有其於此時者士効力國家之時

春山曰真
此豪傑之
言

后得曰應
前結局

又曰一結
如翠微峯
秀色可挹

也。事成則為大職冠廟食百世不成則為左金吾死
節垂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可謂其
忠憤不愧先世矣。所著有桑梓景賢錄竹窓夏課及
餘稿節齋文稿如童詩稿大史公叙贊蠡測史贊體
格類選等皆藏于家遺孤未亡人今尚無恙云。
善諷子曰余聞之坂谷朗廬曰嘗訪節齋於岩倉山
寺。在西山絕頂絕不與外人通節齋讀書於其中
見余至欣然置酒而無肴咬醃菜侑杯議論慷慨豪
氣蓋一世蓋自比魏冰叔隱翠微峰云嗚乎其風采
可想見也。

重野成齋曰以忠憤二字為祖孫線絡終始一篇
中間奇女奇男一節過接尤妙。壬午五月。
三島中洲曰節齋一生以文為命無他事業可紀。
故剪裁其文點綴錯綜作傳亦屈平鄒陽傳之遺
法。
小山春山曰奇姿橫逸變化自在。文品酷肖魏勺
庭。
岡田后得曰犬說蓋節齋生平得意作其與某藩
大夫書云僕近文無可觀者獨有犬說僅々四十
餘字耳。然自謂切中時弊。今奉呈一本。執事或以

為可取。上之君侯閣下。得污電覽。則意外幸也。
 又曰。節齋送伯辰序。善學孟子。附記于此。曰。伯辰
 將歸。節齋觴之。真卿孟卿來會。時征長之事起。海
 內騷然。真卿問曰。長可伐乎。曰。可。孟卿問曰。長不
 可代乎。曰。可。伯辰進曰。真卿問。長可伐乎。先生曰。
 可。孟卿問。長不可伐乎。先生曰。可。敢問何也。節齋
 子舉大杯。伯辰曰。子言亦可。

中村無用兄弟傳

無用。藤原姓。中村氏。初稱權次郎。後更用六。號南溪。
 父良英。稱兵助。娶松尾氏。生三男。無用其長子。次曰
 無二。次曰無可。並仕福岡藩。無用。天資英邁。果敢受
 經義。月形弘明乎。尊攘大義。安政間。洋警屢起。海內
 洶々。無用慨然曰。嗟乎。是非大丈夫役々乎。小官之
 秋。輒辭職。而漫游視察天下之形勢。弟無二亦辭職。
 脫藩。經歷諸國。探訪事情。萬延紀元。歸鄉。兄弟相謀。
 上封事。與執政所見不合。不省。無二乃赴薩藩。告其
 所志。迺歸。執政怒其私託事於他藩。流竄無二。禁錮

春山曰此
 段專說伯
 氏

無用使少弟無可襲祿後無可亦脫藩家絕明治元年藩政一新召無用復祿補郡官參與藩政東西干役二年賞其功賜采地百石遷軍事局長無用既奉命裁制士族俸祿俗吏不悅誹謗喧騰無用不顧咏國詩曰時古寸盤以加天散留邊幾梅乃花風吹加盤吹計兩布羅盤布禮十月任權大參事三年罷職六年窮民蜂起毀富民家放火暴掠縣廳乃徵集士族結隊舉無用為鎮撫總宰固辭不允乃指揮隊士禦之黨兇益猖獗隊士欲解隊避銳無用怗慨曰諸君可罷歸我獨死難隊士不肯擁無用以去賊遂侵

后得曰卓見

又曰牧民官之心宜如此

春山曰此段專說仲氏

縣廳燒官舍無用見煙焰蔽天曰賊既燒縣廳吾可以死乃詣祖先靈位前屠腹族人聞變馳至問故無用張眼曰我奉鎮撫總宰之命不忍殺虽々之民不用火器故賊勢益張遂至於燒縣廳一死以謝罪耳語畢乃瞑時六月廿二日也年四十有九縣廳賞其死職賜金厚葬之無二初稱留次郎後更圓太其脫藩也變姓名稱管兵輔號李不言齋文久元年在配所小呂島刻苦讀周易咏詩歌以自遣焉三年遭赦歸家七月再脫藩遺無用書曰皇國之運命殆將盡不可傍觀弟雖不肖將盡力和列藩輔翼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不終上 六 藩生氏本

王室乃復變姓名稱野只人投身長藩遂上京師與
尊王諸藩士周旋謀事於是其名聞四方一朝本
藩吏來捕去繫獄浦野望東尼聞而貽之歌曰太久
比無幾聲遠雲井爾揚天來志鶴毛籠爾棲無春曾
和比志幾元治元年三月同志相謀拔無二於獄中
走長門弟無可亦棄家脫藩而從之當此之時三条
公在長門無二無可為其執事慶應元年無二潛至
本藩與藩士議論不合感憤遂詣博多報光寺屠肚
以死時年三十有一就死之前夕訪姉家酌酒快醉
賦詩歌與甥宮本茂社曰我志見乎此汝亦當奮志

成齋曰望東尼與下文月形詳相映

后得曰烈矣哉然可惜

又曰感憤可想

春山曰此段專說季氏后得曰伯仲季列叙如三峯並欽時可愛可

激勵成中神州真男子慇懃戒喻迺去其詩曰彼蒼呼不答心事轉參差此日千行淚豈惟悲別離其歌曰君乃為盡壽心波知羅奴火乃筑紫乃海爾身波沈無登毛月形詳弘子也適卧病聞無二死驚起曰無二在長門助我輩使三十餘藩兵士免乎鋒鏑當時若無其助我輩將向那處下手今其所論亦必有深旨而諸士不察遂使彼憤激至于此嗚乎惜哉悲泣久之云無可之從三条公於長門也變姓名稱野口逸磨當此之時長藩老臣益田某福原某國司某等帥兵京師將有所訴無可與兄無二從之無可編真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不終上 二 藩生氏本

木保臣所帥忠勇隊屯于山崎天王山既而聞輦下
兵起兄弟並據鷹司氏邸諸藩砲擊越前彦根兵逼
邸門土藩那須重任稱俊揮槍而突進福岡藩尾崎
直基稱進尋進無可亦揮槍健鬪立刺殺一人敵爭
刺無可遂死之實元治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時年二
十有四無可為人沈毅孝友特至初其脫藩也展考
妣墓咏國詩曰限里曾登思比定女天汲水波淚雜
里乃手向那里計李其兄弟並忱慨有氣節如此
善諷子曰偉矣哉無用兄弟三人忠孝友于之篤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况兄弟三人乎而時運之

后得曰三
峯秀色合
成一峯屹
立千仞

未至皆死乎非命可勝嘆歎設使三子駢立乎朝効
力於職事則其所成就豈止於此乎哉
重野成齋曰兄弟一節錯綜出之前後詩歌皆相
呼應妙處全在乎不用意
小山春山曰兄弟均是烈士而由傳中所記觀之
則仲氏為優矣
岡田后得曰此傳如見老蘇木假山三峰屹然聳
峙文字亦有累棋轉丸之妙
又曰無用無二無可兄弟三人其命名亦奇

橋本香坡傳

后得曰奇相

橋本香坡者。上毛沼田人也。名通。字太路。稱半助。香坡其號。又號毛山。又號戴盆子。以其額高於鼻。取諸戴盆。何以見天之語。云為人灑落。善飲。善罵。而篤于人。倫少時遊浪華。執贄於篠崎小竹門。時安藤秋里。與野小山。篠寄訥堂。亦在其門。世稱之篠門四雋。香坡嘗應朝貴近衛氏辟。為其采邑伊丹教授。非其志也。居有年。乃辭去。賦詩留別伊丹諸子曰。既無妻帑。挽衣留孤劍。決然為遠遊。幾歲望雲籠。裡鶴今朝脫。絆厩中騮。二親墳墓惱。離恨諸友酒杯消。別愁懷舊

南豐曰儒
生修飾邊
幅猶之可
也至諛言
倭辭以逢
迎當世則
甚矣

后得曰義
氣凜然動
人

感恩腸欲斷。此鄉於我亦并州。乃僑居浪華。賣文墨。以自給。其居陋巷矮室。僅容膝而已。或勸高大其門。戶以售技。香坡笑曰。吾常醜京攝。諸儒修飾邊幅。以自倚。賣豈尤而效之乎。且世有信知我者。不以門戶高低而輕重我也。竟弗聽。元治甲子秋。幕府逮捕士之唱尊攘者甚急。而香坡固慷慨。惡幕府蔑視天朝。醉則罵曰。咄。鼠賊不知大義名。今不可紊而暴橫。敢然不可不誅也。聽者皆掩耳。其所善友藤井藍田。與長藩通。被逮。事連香坡。幕吏乃執香坡。既而釋。幕吏搜藍田家。得香坡議時事手書。乃復執之。囚京

后得曰奇
相招奇禍

近世偉人傳
獄遂瘦死。時乙丑夏某月日也。人悲其戴盆何以見天之語為惡識。其臨死詩曰：捧聲暫息夜淒淒，憂國傷身頭自低。幾歲舞雲天上鶴，明朝赴鼎縛中鷄。徒將宿志投冥府，無奈孤兒托小妻。悵望湊川纜百里，幽魂未必惑東西。初香坡在浪華，其友秋里歿赤貧。如洗乃與書估龍章堂者相議，各養其遺孤。一人香坡歿而龍章堂得其西游遺稿，刊行于世。善諷子曰：驛矣哉！香坡之篤乎人倫也。去伊丹輒曰：我并州也。其友之歿，憫然鞠養其遺孤。臨終曰：無奈孤兒托小妻而視幕府輕蔑。天朝曰：不可不誅。憐

又曰抑朗
翁話致
可掬

慨激昂罵詈極口，彼其篤于情故，其勇於義如此。余又聞諸坂谷朗廬曰：嘗携安藤和里書訪香坡，適不在。因投旅亭命酒，醕刺喉不可飲。忽有一士人蹣跚提一樽來曰：余醉香坡也。此鄉沽酒不勝飲，所以秋里有書於此，是快飲徹曉亦可見其情意篤摯也。龍章堂以一書估養遺孤，刻遺稿亦何其篤哉。此可以諷世之輕薄子也已。

岡鹿門曰：余與奎堂飯山，僑居浪華。香坡往來極親，一日招飲我三人，出一瓢酒，記曰：此酒近衛公所供天厨，問其故曰：近衛公議事上前，至夜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一 蒲生氏權
上賜飲酒味酸敗公命左右別進上曰朕所御
有之耳公退命伊丹釀戶進此酒云々
小山春山曰慷慨之士藉醇酒洩胃中之不平浩
浩意氣睥睨一世何必其身之遇不遇之問哉
岡田后得曰此傳可以醫濼漓衰俗之病即一貼
補中益氣湯也
又曰書估亦難得可為立一傳也其人不讓宋清
使柳々州見之必立佳傳

瀧川士淵傳

瀧川士淵名善號鮫水通稱太冲士淵其字其先武
弁居上毛厩橋中世為醫徙居于奧菊多郡大島村
父雲石學於水戶侍醫原南陽技大行有俠骨文化
中薩藩日下部訥齋者亡命變姓名伏匿常陸吏搜
索甚嚴訥齋聞雲石俠名乃潛行投之吏來問雲石
機智雄辯答以不知吏遂不獲而去訥齋篤學能文
雲石使士淵從學士淵學日進亦學於南陽醫術精
妙家聲益揚年二十八泉藩主積翠君聞其名徵為
侍醫兼教授徙於泉府容堂君襲封寵遇殊渥嘗病

洞齋曰答
不知作避
之二字如
何

洞齋曰緊按二字下得妙

聞下脫燕字

成齋曰以下叙其快義

士淵侍湯藥。三旬不解帶。一夕診腹而睡。驚覺謝罪。容堂君曰：余以為緊。按耳左右憂其久不愈。迎水戶侍醫某診之。閱其調藥。與士淵方劑不差一味。既而病愈。覲于江戶。手書謝勞。賞賜甚多。又豐岡村豪農遠藤某病。請士淵一診。告家人曰：此死病也。雖扁倉不能挽回。不過二十日而屬纊。前醫及家人皆不信。乃招水戶侍醫本間玄調療之。玄調作七日間。餌而還。既而疾日漸。不盡服其藥而歿。衆始服士淵矣。同國盤前郡小名濱村人松澤秀輔者。復父讎。士淵即日贈金若干賀之。文久元治間。水戶黨亂起。姦

人得志。正士謬辱。冤死者無算。其幸而逃亡。俟時者亦甚衆。士淵盡力救之。一日正黨西丸健夫者。殺人而逃亡。捕吏物色甚急。健夫夜半叩士淵門乞哀。士淵知其殺人之出乎不得已。乃藏匿之。人或知之。諫士淵曰：先生藩侯之侍醫也。宜一匕以起死回生而足矣。何好談時事。觸忌諱。藏匿罪人之為。事若發覺。不獨害乎先生。累及君父。宜速辭而使他去。士淵不肯慨然。以大義說之。其人爽然而去。明治戊辰。與羽同盟。以抗王師。泉藩亦為仙臺會津諸大藩所劫制。遂預盟。六月。王師臨境。有司傳令。使搬運家

財避去老幼。潘士皆將出戰。士淵既使老幼去，獨猶在家。潘士或促士淵曰：「先生衰老，不能從軍於主君，宜速避兵燹於遠處，何為獨在家？」士淵潛然濺淚曰：「事既至此，老憊如余，奚足惜？且聞王師多薩長勤王之士也，渠非鬼蜮，何無故而妄害人？余雖不肖，留守一藩，將欲俟官軍至，訴小藩介于大國之間，不得已而與盟，請處寬典，存藩主祀，兀坐不動，既而與丁米傳命曰：「君夫人既出城，使先生扈從，速上輿。」士淵不得已，收祖先木主，提藥籠，從容上輿。其勁節凜然，可欽如此。是冬十一月病歿，享齡六十有五。士淵為

洞齋曰其志可觀矣

后得曰兵禍凶卒閉從容如此想見其老膽輪困

洞齋曰其所以勁節凜々者在於茲矣

人真率素樸，不喜華美，被服甚野，而其佩刀則良冶所鍛，直數百金。曰：「此大丈夫所以備緩急也。」常慕楠公為人，凡詩文和歌書牘，係公者雖斷簡零楮，必抄寫之，哀然成卷，將刻以頌同志。未果。士淵天才穎敏，能詩工畫，至筆札篆刻之微，亦皆極其妙。刀劍書畫一見，辨其真贋，性嗜酒，終日醺々，而未曾廢事。其咏懷詩有「世上難容斯傲骨，移封寧作醉鄉侯」句，蓋實錄也。所著有「蘭郊雜錄」若干卷，仰止錄一卷，即輯楠公事者，余與其子仲信善，亦慷慨俠氣，好學憂時，一奇士也。

善諷子曰。辛巳夏。仲信叩門乞謁。余未知其為人。問其所以來。仲信曰。余讀尊著近世偉人傳。頗欽慕。故來見耳。余乃置酒談笑。且閱其詩文。皆我輩語也。因問其所學。曰。嘗執贄於息軒安井先生。余拊掌曰。有是哉。余亦請正於先生者。遂為莫逆。既歸。鄉寄示其先考履歷。余因為之傳云。

小山春山曰。士淵實奇士。而身居僻地。仕小藩。故其事止于此。為可惜也。

村山拙軒曰。天時不如地利。人生境遇亦有此理。故欲有為者。必擇地。不唯為利而已。

豐島洞齋曰。士淵醫而俠。重義輕財。屢救人之急。其行々氣志於勤王也。必矣。唯在小邦。為大藩所抑制。不能伸其志。詢可歎也。

岡田后得曰。士淵得此傳。其抑鬱伸乎千古矣。又曰。安井翁作士淵墓碑銘曰。士淵最愛客嗜酒。客挾技北游者。亦皆聞君名來訪。君必強留之。有淹留踰年者。歲數十人。以故室如懸磬。晏如也。然自持嚴正。性苦熱。雖酷暑鑠金。未嘗袒裼。危坐終日。或對客昏醉假寐。未嘗趾京師與江戶。此傳不載之。故抄揭于此。

萩原榮輔傳

萩原榮輔者。文政年間老儒也。受業於野中兼山。通古學。有異才。為人磊落。不修邊幅。風流文雅。有奇行。嘗方春吟行。探諸勝。遂至淺草寺邊。時已未牌。途上適遇一壁勾乘車童子挽之。榮輔問壁勾曰。挽汝車者何人。答曰。賤息也。榮輔曰。請少時借汝車與汝息。於我。壁勾大愕曰。君乘吾車。將何之。榮輔曰。我今欲觀櫻花于濕堤。而脚疲甚矣。得借汝車觀幸甚矣。壁勾曰。吾車污蟻甚矣。馬堪載君。宜就轎房雇美轎。以賞花。榮輔曰。否。不然。乘轎不得仰而觀花。馬則奔

后得曰明
治以前乘
車者壁勾
而已今則
人力車盛
行便甚

軼不自由。莫汝車若也。汝勿辭。我不吝酒錢。乃探懷中。傾囊與壁勾。々々不得已而諾。榮輔扶而下車。乃自上。其車脫長刀。置車上。使乞兒挽。輕轆過東橋。至櫻花爛漫。綺羅雜遝處。途上士女相見。皆大笑。榮輔不顧。仰首吟賞。移時至黃昏。乃還至前所。則壁勾蒙敗薦而卧寺門下。以竢。榮輔乃下車。懇道謝。又與錢若干。乞兒而去。其奇行率此類也。

善諷子曰。榮輔乘壁勾之車。而從容觀花。其適可想也。今夫鞭良馳堅。顧眄生風。而賞花觀雪者。榮則榮矣。其曾懷能有榮輔之適乎。

重野成齋曰。寫一奇行。而其人躍然。此小傳妙訣。
壬午 王正初七。

小山春山曰。風流豪宕。唐六如之流亞。惜是日無
若張夢晉者。配之也已。

岡田后得曰。論贊冷殺。從南華得來。

又曰。曳尾泥中。龜之適也。潛形深淵。魚之適也。飲
溪啄藻。戛然鳴九皋。鶴之適也。齧艸飲水。翹足而
陸。馬之適也。物各適其適。而足矣。夫不知足而昏
夜乞衰。驕白日於人者。讀此傳。當爽然自失焉。

殺堂曰者
字削

石田梅巖傳

后得曰作
者亦然

春山曰之
賢作學術
何如

石田梅巖者。丹波桑田郡東縣村人也。名興長。通稱
勘平。梅巖其號。為人方正好學。嘗問同學生其志。生
曰。吾欲多讀書。而博識焉耳。梅巖曰。余則異。于是欲
學聖賢之言行。身為聖賢。矜式乎後生。同學生有愧
色。又好學神道。曰。神道即吾皇國之政令也。為國
人者。不可不學焉。年四十五。下帷于京師車屋坊。榜
門曰。某月某日。講某經。許非相識者。亦來聽。且不要
錢物為謝也。而人未知梅巖之賢。來聽者常不過五
六名。會講日夜風雨。人無來者。唯一人來。梅巖乃將

后得曰立
傳主意在
此

近世仁人傳
善集初編
卷之六
蕭生氏
繙經其人辭曰。今夕風雨。無復一人來。為余一人煩。先生於心甚不安。請休講。梅巖曰。不然。若不專心聽講者。雖千百人之衆。吾不願也。今子不避風雨而來。豈非專心聽者乎。是一人而足矣。遂講經如常。梅巖年十歲時。遊別墅。多拾栗子來。父見問曰。汝安拾得之。梅巖曰。於別墅境界上。父曰。此栗子非吾墅之物。是必隣墅之栗。樹蔽吾墅。而其子墜于吾地也。汝速投諸隣墅。梅巖乃從。父命毫無恡色。後來梅巖之方正。皆出其庭訓云。延享甲子秋九月。以疾歿。年六十。善諷子曰。善矣哉。梅巖為一人講經也。今之諸生輩。

滿窓晴日。猶佯病晏卧。廢讀課聽講者。比々皆是。况風雨暗夜乎。噫。

鷲津毅堂曰。世澆俗漓。師弟之道掃地。不獨無勉學。冒風雨而來。一人亦無自期。以聖賢如石梅巖者。其罪在弟子歟。抑在師歟。一讀慨然。

小山春山曰。古人學為己。今人學為利。故無為一人講經者。蓋子闇有所感而作歟。

鈴木文臺傳

文臺名弘。字子毅。鈴木氏。文臺其號。以號行。又號石舟。越後蒲原郡粟生津村人。幼而穎悟。受詩書句讀於後藤託玩。纔數日卒業。託玩奇之。年十九遊學於江戸。一日謁龜田鵬齋會。鵬齋講詩。女曰。鷄鳴文臺。竦聽既畢。退謂人曰。為學雖難。立志亦易。爾乃每朝鷄鳴。輒起孜孜。勉學者三年。學大進。既而因疾歸鄉。疾愈。下帷講習。區其書齋曰長善館。四方來學者甚衆。年二十四著賈子新書纂註。欲以大平御覽校之。鄉無藏御覽者。聞甲州身延山久遠寺藏御覽。乃

中洲曰文臺亦可與言詩者

往請翻閱於寺主。寺主奇而許之。文臺乃校訂而還。其篤志如此。元治甲子夏六月。長岡藩主牧野某聞其名。召見。賜書及爵俸若干。書中有樸實儉素。經學無怠之語。文臺感激。書諸屏上。以示子孫。明治二年己巳。感時事。納手訂十三經註疏於弥彦神庫。賦詩曰。盲風吹入讀書堂。誰識惕然已履霜。遺經收拾輸神庫。準擬當年複壁藏。其明年庚午夏六月。没于家。享齡七十有五。文臺有至性。善事父母。嘗侍祖母病。晝夜不解衣。躬湯藥者六旬餘。而無倦色。接人不設城府。皆盡其歡。家人有過失。不甚怒。懇諭令自悔。讀

中洲曰方
今書生項
門一針

倦則洒掃亭園。決渠灌花。人見以為園丁。年過七十。猶每夜篝燈照殺青。嘗揭學規于長善館。曰訓詁聲韻。此學之本字。猶憤々義豈了了。爾雅一書。古人所謂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信乎言也。郭註疏漏。邢疏淺薄。邵氏郝氏。十得八九。紹爾雅者。許氏說文。張氏廣雅。二徐於說文。曹憲於廣雅。或傷附會。或過簡約。至段王二氏。二書之蘊奧畢呈露。其他則毛公詩傳。鄭君禮註。皆學海之舩筏也。學者可不用力於茲乎。又曰學貴精密。兼欲博覽。蓋不精密則所得者淺。不博覽則所見者陋。所得者淺則泛濫失守。所見者

陋則偏枯。無通精密。所以裁博覽。博覽所以助精密。通觀古今。能兼此者鮮矣。然則與其博覽。寧精密。與其精密。於宋元性理之學。寧精密。於漢唐名物制度之學。名物制度既明。則義理可得而推矣。考據自不鑿空。其言有味。如此所著有身延紀行。錢貨私議。詩文稿若干卷。其餘如孟子。管子。荀子。呂氏春秋。鬼谷子。及素問等。亦皆考證有定說云。

善諷子曰。文臺聽鵬齋講詩。女曰。鷄鳴而奮然以志學。遂成碩儒。何其偉也。夫子曰。興於詩。吾今於文臺。乎見之。程氏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

后得曰諸
生善讀此
傳亦必成
碩儒

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吾又於
今之諸生輩。乎見之。噫。

小山春山曰。觀學規數語。文臺純乎古學者。後語
尤得為學之要。而斯語因子聞而傳。可謂幸矣。
岡田后得曰。以越人傳越人。其用心可知矣。越人
其留心而讀之。

又曰。身延紀行載。偶成云。青燈夜課罷。起遶竹籬
之。霜度聲清怨。風星光陸離。高峰月沒早。遙寺漏
傳遲。默々歸來卧。冷衾欲粟肌。山中情景寫得妙。
亦可傳也。

濱田彌兵衛傳。其辭曰。吾輩與
濱田彌兵衛者。肥前長崎處士也。或曰。鈴田氏為。人
沉毅義俠。好趨人急。其所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者。
與鄭成功善。當成功取臺灣之時。平藏每年使人航
海抵漳州買繭絲。以臺灣為往返休息之所。先是明
亡。成功逃來我邦。居平戶。平藏因得與之交。成功既
取臺灣據焉。與清戰謀恢復。故置紅毛人守臺灣。守
者數百人。潜伏小島。要平藏所遣商船於海上。掠奪
其貨物。我商人僅以身逃。抵臺灣。乃拉臺人一兩名
以為証。歸長崎。具告遭難顛末於平藏。平藏聞而大

后得曰俠
骨稜々

憤然策無所出。徒切齒而已。彌兵衛聞之。謂平藏曰。我能為君。霽憤雪耻。君莫憂焉。然時方嚴冬。難航海。俟明春而發。平藏曰。此事至難。非率利兵堅艦武夫。數百人。以臨之。焉得能成志哉。彌兵衛笑曰。我自有一奇策。焉得大船一隻。農夫百人。而足矣。至明春。平藏具大船一隻。農夫百人。及鐵基鋤犁之屬。以付彌兵衛。彌兵衛乃拉弟小左衛門。及子某。各齎小刀一口。上船。將抵臺灣。紅毛人見以為來治舊怨也。出哨船數十隻。皆架砲以圍我船。問曰。何故來于此。若不實告。則直砲射汝等。彌兵衛從容答曰。吾輩曾與此。

泰山曰如
見

土人約。此土沃而多荒。故帶我農夫田器來開墾之。請得總管允可。紅毛人乃入船檢視。果皆農夫。各持田器。不見一人帶兵者。因信其無他。許船入臺灣。尚置哨兵衛之。而不與薪水食糧。彌兵衛等乃穿外套。潛齎刀上陸。詣臺灣城。白曰。所請開墾事。若不見許。則速歸日本。甲比丹紅毛部將即總管臺灣事務者延見之。城中彌兵衛等被服樸野。匍匐而進。言低聲顫。故作懼狀。甲比丹儼然坐榻。止曰。汝等聲低言難了。皆前膝勿。彈三人。輒前說開墾事。彌兵衛窺隙一躍。攫甲比丹。甲比丹自榻顛墜。兩手抱彌兵衛伏之。弟小左拔刀。

快
后得曰快

刀背極刀撲其手甲比丹輒放彌兵衛翻身起跨甲比丹刀擬其胃侍者一人拔劍將斬彌兵衛其子斬之首墜地紅毛人見而皆走乃與小左俱追擊斬數十人遂縛甲比丹誚之曰汝等去年鹵掠我商船我為報讐將刺之甲比丹合掌謝罪曰十倍向所掠奪金貨以返幸賜一命彌兵衛曰速出償金且艤我船於海港汝之哨船速撤砲若遲々則刺汝甲比丹恐怖曰緊縛如此不能宣令姑縱之而使可言彌兵衛不肯縱自執縲綆使傳令須臾而出金貨如邱山撤砲艤日本船於海港彌兵衛乃謂甲比丹曰今汝奉

洞齋曰一
語善模寫
勇態有聞
羽吳會拉
魯肅勢

后得曰勇
而仁
又曰下兒
於獄何無
情

吾約因活汝然將捕獲汝以歸日本俟我將軍命以處置焉乃梓以上船甲比丹垂泣叩頭曰必捕我歸日本則吾無辭以白我王吾妻子皆得罪請幸垂憐換我以吾兒我明年請我王必到日本謝罪乞吾兒以還吾兒年甫十二我豈棄所鍾愛一塊肉而負約哉彌兵衛察其情可憫乃釋甲比丹捕獲其兒及虜奴數名以歸具狀以聞將軍家光大稱其俠勇且命下甲比丹兒於獄其明年甲比丹果來乞其兒并奴會其兒瘦死乃收奴數名而還於是彌兵衛俠名聞天下

后得曰立傳主意

善諷子曰。彌兵衛之擒甲比丹。何其壯也。雖其人饒膽智哉。非決死雪國辱者。則不能也。嗚呼。使世之士大夫。其俠骨義膽。皆如彌兵衛。豈復受外人之侮辱哉。

小山春曰。彌兵衛膽略機智。足耀我武於海外。實千古快事。往年齋藤拙堂著海外異傳。以述此事。然其書不廣傳乎世。今此傳再出。以播行。亦復快事矣。

村山拙軒曰。彌兵衛事。邦人識之者少。而洋人嘖嘖稱焉。當時有圖而傳之者。森島中良萬國新話

詳其事

又曰。豐公之征韓。彌兵之襲臺。雖事有大小。張我武於海外一也。如山田長政武略可稱。然委身彼土。則差有分寸。

豐島洞齋曰。余嘗讀海外異傳。及鹽谷宥陰其弟量平所紀述。二田單身涉異域。克為其所欲。為使。擅表之徒。舌揚膽落。真偉人也。而長正之王於暹羅。霸有隣邦。其事業有大於彌兵衛者。然其所圖出於為己。彌兵衛則奮然損躬。赴於知己之急。其事出於義。今子闇抽而傳之。以諷世之輕儇。蓋亦

與叙千代尼之意同。

余四五年前感時事作此傳諸友批評或曰豐公之征韓彌兵之襲臺雖有大小之別張我武於海外一也洵然今日閱新聞紙曰本月二十三自韓人襲擊我公使館我公使領事陸軍士官警察官等奮鬪血戰僅以身遁歸嗚呼彼何其暴也宜急發天兵問其罪不知異日擒渠魁以凱旋如彌兵者其歟何人。壬午七月三十一日善諷子自識。

后得曰立
志草然

中條右京者舊出石藩卒吉村源平第二子也名基好幼字熊太郎後改姓名稱中條右京中將姊小路公所賜云右京天資穎敏志氣慷慨好讀國史文久初攘夷論大興海內騷然右京欲遊上國而立功名一日請父父不許右京私思兄在父母之奉養何須弟乃決意作一書留家遂脫走西京事押小路氏居數月去事姊小路公公愛其穎敏善遇之當此之時公參贊朝政主張尊攘之大義巍然不動宵小有忌之者使刺客覘公方夜退朝潛伏于朔平門外及

洞齋云據近世紀聞奉公刀走者為金輪勇朝廷青其遺上怯懦親下獄古京則被厚賞右京之忠勇可想矣

公過猿个过三賊躍出一賊斫燈二賊斫公肩從者驚奉公刀而走右京瞋目揮刀斫賊腕賊墜刀乎地公拾其刀與右京俱逐賊賊奔逃夜暗失蹤跡右京扶公而歸館自走迎醫來實文久三年五月二十日夜也厥明公遂薨朝廷賞右京忠賜白銀五枚是秋八月輦下之變右京從澤公走長門澤公者姊小路公之弟也九月右京奉三條公命使出石藩抵但馬朝來郡遇同志同志諭曰藩侯雖持尊王正議藩士不和子至藩必釀禍累及父母不若返長州俟時也右京乃返過播州明石遇三玉三平三平曰

澤公方舉兵于生野銀山子走從之於是右京兼行抵銀山則戰方合我兵不利澤公遂復走長州右京戰死于銀山之南一里追上地名地屬播州時年二十一右京少而多白髮如老成人善揮棍賦國詩其艱難中咏懷曰君加為女志乃幾遠削留身仁志有禮盤誰遠便利爾音信也世無又曰生志計留荆棘乃中遠推志今天清幾流乃源也見無其慷慨如此善諷子曰右京少小志功名遂橫尸於原野以成功名可謂壯矣然其終身逢遭艱難不能大伸其志亦有足悲者余是以立之傳

近世偉人傳

義集

三

南生氏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上 三十一 清生氏校
小山春山曰。此篇善寫右京忠憤前後不撓之狀。可稱史筆矣。

村山拙軒曰。右京忱慨義烈。一死報主。氣節可貴。善諷子於此等傳。叙事極力。龍門家法。

豐島洞齋曰。右京克忠其所事。趨義如歸。半途而死。雖若功不成。亦焉知非此輩皆為他日啓維新之鑰基哉。筆者不空立傳也。

跡見花蹊曰。賊墜刀乎地。公拾其刀數句。生氣凜凜。鬚眉欲動。是時公被重傷。猶能蹈履歸館。如平常。氣卓可想。

北村雪山傳

北村雪山。名三立。肥後人。為人素樸。曷慾。有文學。書名最高。初學書於清國僧雪機。負甚。屋破壁穿。雨點滴々。雪山乃繩束大浴盤。倒懸之。梁上終日端坐。其下而學書。嘗遊長寄。資盡。卧槁下者十夜。一日抵酒家飲。酣醉。酒家需其價。雪山曰。我無一錢。酒家問曰。子何為者。曰。吾善書。曰。近日酒售鬧甚。幸為書利市簿。曰。諾。於是雪山日書利市簿。亂草。蜿蜒。酒家不能讀。但覺可驚耳。又深服其為人。為賃一廬居之。會隣國某侯將徵匾字於清人。囑雪山作。案。雪山不貯

后得曰。不為貧。屈禦漏亦奇策。

南豐曰。酒家亦奇。

南豐曰清人之書實不若雪山雪山存古法有逸韻

春山曰書家削何如

大筆乃束茅為筆。作大字致之清國。清人觀之。嘆稱曰。吾國當今莫出此右者。竟還之。某侯乃裝之。匾以揭于堂焉。又嘗遊薩摩。以其侯所賜金若干買黃蜆六舟。盡撒之海中。曰。吾今日聊為仁矣。雪山一生不貯印章。其書唯署雪山二字耳。書家細井廣澤等實出于其門云。

善諷子曰。今之以書成家者。牙章玉印。朱篆煌々。眩耀人目。而其書則未必足驚人目也。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者。非邪。聞之重野君子德曰。雪山嘗為幕府作書。幕府將賞賜之。雪山不受。問其所欲。雪山

又曰嗟乎削何如

曰。願賜烏島。烏島者在長崎港口。清蘭諸船之所經過。彈丸小嶼。不毛之地。幕府許之。雪山大悅。乃樹一大木。標大書曰。日本烏島太守北村雪山嗟乎其人瑰奇如是。此其書之所以卓絕于世也歟。

重野成齋曰。此事畸人傳諸書所不載。僕嘗得之後肥人。

元田南豐曰。雪山高蹈。不屑一世。其書之所以絕妙。今以庸俗卑陋之人。而欲作出脫之書。其難也宜矣。牙章玉印。於書家歟奚誅。

小山春山曰。雪山之卓異絕藝。固已論已。余尤服

酒家翁一見善知人矣。此篇以之。黠點奇人。妙甚。村山拙軒曰。書心畫也。曾具超凡之識。而筆端自無塵俗氣。不然。終日對筆研。豈有所得乎。

又曰。雪山之門。果出廣澤。蓋薰陶之益。不啻書法。故學者所師承。不可不擇也。

小山春山又曰。偉人傳中。往々藉昔時高士之逸事。以發自己深慨者。如此及下篇。則是善調子之稱真不虛矣。

后得曰古
人安貧如
是三句九
食殆非虛
言也

廣瀨才二。名鱗。才二其字。以字行。宮筠圃。名奇。字子常。稱常之進。二子并尾張人。移住于京師。才二以老莊學成家。又善書。孤行介立。家極貧。終身不娶。晏如也。一日客至。清談過午。而不喫飯。客曰。先生盍喫飯。才二哂曰。米罄矣。今日不獲食也。客驚曰。無米則我請贈之。先生與宮筠圃善。幸乞其墨竹。以見報足矣。才二曰。易得耳。乃告筠圃。以實。筠圃笑曰。易與耳。輒作墨竹四幅。以贈之。於是才二收其謝金。以得薪米不乏者二年云。筠圃為人温厚謙遜。少而強記。十歲

世傳人傳
善賦詩學成名聲藉甚弟子雲集履恒填門又善畫
其墨竹尤寶之當此之時淺井園南御園意齋山
科宗安皆善墨竹故世併筠圃稱平安之四竹乞其
墨竹致金帛者日衆其母謂筠圃曰乞畫者日陸續
來世或以汝為畫工筠圃深感其言自是絕筆終身
不復畫其甥某嘗來苦乞畫筠圃固辭不畫才二為
人仁恕嘗遇風雨寒甚數狗兒悲啼不已才二乃拉
來內之無火爐架下俗謂已亦就以取煖隣家婦憐
其獨居天寒無火携炭火來欲投爐中揭蒲團則狗
兒搖尾走出婦驚甚才二笑曰憐狗兒凍爾又嘗觀

海南曰亦
難

又曰亦難

南豐曰醒
世之言

梅道人畫欲購無金百計得金纔得購喜以眎伊藤
東涯東涯嘆賞不已才二曰先生嘆賞如此請獻之
輒留畫而去二子並受業於東涯其所得各不同然
其高蹈淡於財利則同也時論偉之
善諷子曰才二之割愛而貽畫筠圃之不貪金帛而
絕画笔皆人之所難及也見今士大夫珍寶爭聚俸
錢有餘而尚貪金帛於是乎余益知二子之難及也
噫

藤野海南曰才二奇筠圃偉所以不同歟
又曰蒲君已為偉人傳五編叙述愈熟淡々善寫

世傳人傳
善賦詩學成名聲藉甚弟子雲集履恒填門又善畫
其墨竹尤寶之當此之時淺井園南御園意齋山
科宗安皆善墨竹故世併筠圃稱平安之四竹乞其
墨竹致金帛者日衆其母謂筠圃曰乞畫者日陸續
來世或以汝為畫工筠圃深感其言自是絕筆終身
不復畫其甥某嘗來苦乞畫筠圃固辭不畫才二為
人仁恕嘗遇風雨寒甚數狗兒悲啼不已才二乃拉
來內之無火爐架下俗謂已亦就以取煖隣家婦憐
其獨居天寒無火携炭火來欲投爐中揭蒲團則狗
兒搖尾走出婦驚甚才二笑曰憐狗兒凍爾又嘗觀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上

二

蒲生氏

不見窘窮之處。且紀事文多苦收局不振。君文每篇皆結尾有力。尤難及。

村山拙軒曰。才二之割愛。筠圃之寡欲。大有晉人之風趣。善諷。子筆得臨川王神髓。

岡田后得曰。鄒叟生於極惡世界。故曰性善以拯之。子闇生於大慾世界。故傳憂慾。如才二筠圃者。

以諷之。一部偉人傳。每篇寓意極深。讀者不可草草看過也。

又曰亦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上終

010190530324

48-13350

